



人鱼与她
梦幻童话

从那时起,我就跟着李大头混了。渐渐地,我们学会了闽南话,也会讲一点儿黎语,融入了海岛生活。后来,我们还和同一条街上真正的土著江易盛成了好朋友。

我们仨在一起玩了三年多,好得不分彼此,几乎同穿一条裤子,直到我13岁那年收到了李大头的情书,才突然意识到我是女生、他是男生。面对李大头那歪歪扭扭的“我喜欢你”这几个字,我完全傻了,不知该如何回复。

17

原来他会撒谎

当我纠结该如何回复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时,李大头的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,他妈妈回来接走了他,他离开得十分匆忙,甚至没有来得及和我们告别,那封情书自然也就不需要我回复了。

听邻居说,他妈妈运气好,嫁了一个有钱人,是南洋那边的华侨,对她很好,但是一直没有孩子。这次李大头过去,只要得到继父的喜欢,肯定会享福的。

随着时间流逝,李大头在我的记忆中渐渐远去,但因为在他陪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三年,还有那封我一直没有回复的情书,他还是在我日渐模糊的记忆中牢固地占据着一个角落。

江易盛推了我一把:“你发什么呆啊?究竟记不记得?”

我回过神来,一时间百感交集,甚至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,勉强地笑了笑:“一起玩了三年多的朋友,怎么可能不记得?快进来坐吧!”

我端着水果盘、拿着水果叉走出厨房,看到吴居蓝和江易盛、周不闻坐在一起,正在寒暄。吴居蓝微笑着自我介绍:“我叫吴居蓝,是小螺的表哥,昨天下午刚来海岛。”

我脚下一个踉跄,差点儿把水果盘

砸到吴居蓝头上。吴居蓝却好像早有预料,一手稳稳地扶住我,一手把果盘接过去放在藤桌上,笑着说:“小螺一贯独立,凡事不喜欢麻烦别人,但她越是这样,我越是放心不下,反正我工作也自由,索性跑来陪她一段时间。”

周不闻问:“吴先生是做什么的?”

“程序员,俗称码工,我们这种工作在哪里做都一样,只要按照客户要求按时交活儿就好了。”

你还程序员?今天早上是谁对着电脑又戳又掐的?我瞪着吴居蓝。

吴居蓝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,一边拖着椅子坐到他身旁的藤椅上,一边非常亲切地对周不闻说:“叫我吴居蓝就好了,否则我也得叫你周先生了。”

江易盛半真半假地抱怨:“小螺,你从没告诉过我你还有这么出色的表哥。”

我干笑着说:“大家吃西瓜。”我也从不知道我有表哥,不过,他非常合理地阐述了他的出现以及登堂入室住进我家的理由,没给我添一丝麻烦。我决定收回对他“刚正不阿、不会撒谎”的评价。他不是不会撒谎,而是太精明,所以无伤大雅的谎言根本不屑说。

江易盛和周不闻看我似乎不太愿意多谈表哥的事,也知道我和妈妈的关系很尴尬,所以都识趣地不再多问。

周不闻指着身旁的美丽女孩儿说:“小螺,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周不言,我的堂妹。”

我笑说:“你好,我是沈螺,以前是周不闻的邻居、好朋友。”

周不言甜甜地笑了一下,说:“你好,沈姐姐,我常听哥哥说起你,一直都想见你呢!”

我觉得她话里有话,却辨不清她究竟是什么意思,只能礼貌地笑笑。

周不闻给我赔罪:“昨天的事情,很抱歉。明明知道是你,我却装作完全不认识。”

我说:“我明白,你都是为了我好。”继母那脾气,如果让她知道我和处理遗产的律师认识,一定会怀疑遗嘱是伪造的。

江易盛说:“别光顾着聊天了,先说说晚上想吃什么吧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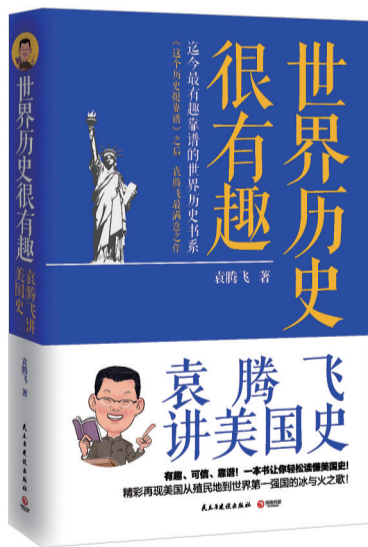
周不闻和江易盛商量着去哪儿吃饭,我在外面跑了一天,很疲惫,兴致没那么高,只是“嗯嗯啊啊”地附和着。

周不闻笑说:“跑来跑去挺折腾的,我们重在老朋友相聚,吃什么不重要,要不叫点儿外卖算了。”

我还想客气一下,江易盛瞅了我一眼,说:“正好我也懒得跑了,我来叫吧!”他是颇有声望的主治医生,别说是送外卖的店铺,就是不送外卖的店铺,他打个电话,对方也会把食物送过来。

江易盛问了下各人忌口的食物,打电话叫了外卖。

(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嬉笑怒骂
讲述美国

艾伦作为“绿山之子”的领导人,曾带领佛蒙特人抵御企图占领佛蒙特土地的纽约殖民者,并把他们赶了出去。

纽约总督当时悬赏150英镑捉拿艾伦,让艾伦名声大震,毕竟身价越高人越出名,所以,“绿山之子”成员对艾伦有着近乎崇拜的信任。

这次“绿山之子”出征的军费是从康涅狄格那儿拿到的,一共300英镑。

康涅狄格的人已经派特工打入了

16

兵不血刃夺堡垒

提康德罗加堡垒,把里面的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,为“绿山之子”夺取堡垒做好了充分准备。

阿诺德一看这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兵太有组织纪律、太有信念了,立即宣称自己是康涅狄格派来的代表,有权接管他们,并要求艾伦交出指挥权。

艾伦愤怒地拒绝了阿诺德,他俩越吵越凶。

阿诺德虽然有民兵上校的正式身份,但艾伦手里有军队,情况其实对艾伦更有利。

正当艾伦要下令把阿诺德关起来时,有人建议他俩共同指挥战斗。

哥儿俩接受了这个折中的办法。

艾伦和阿诺德率领将近200人前往提康德罗加堡垒,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。

艾伦一马当先,冲在最前面,他的手下紧随其后。

此时,一名英国哨兵正朝着他们瞄准,然后扣动扳机,此时的形势真可谓千钧一发,但让人想不到的是,这个人的枪白开了。

他一看自己一个人都没打到,赶紧一边大喊一边往回跑。

艾伦和阿诺德迅速带人冲进堡垒。

还没等守备部队反应过来,堡垒已经被攻占了。

此时,英国守军大多还在睡梦中,指挥官也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驻守堡垒的英军一共不到50人,

而“绿山之子”的人数是他们的好几倍,英国人很识时务,认识到抵抗毫无意义,干脆束手待毙。

艾伦逼着一名英军俘虏带领他来到英军指挥官的住处,命令英军上尉投降。

上尉当时还没完全睡醒,满脸惊恐地坐起来问:谁派你们来的?

阿诺德冲他大吼:伟大的耶和和大陆会议派我们来的!

说完,他们几乎没费一枪一弹,就完全占领了堡垒。

就这样,堡垒里的枪支弹药全落到了北美人的手里。

在列克星敦战役结束3个星期后,1775年5月10日,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。参加会议的仍然是北美12个殖民地的代表,佐治亚再度缺席。

各地与会代表一致认为,当前的形势注定殖民地与英国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,但是代表们在战争的最终目的上各持己见:激进派主张完全独立;温和派主张战争结束后改善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,在帝国内部实现和解。

大多数与会代表想在这两条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,结果大部分人都犹豫不决。

经过一番商讨后,大陆会议最终在6月14日通过决议,决定邀请弗吉尼亚民团上校乔治·华盛顿出任各路军队总司令,并授予他少将军衔。

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陆军就此正式诞生,华盛顿也因此成为美军历史上

第一位少将。

华盛顿接受了邀请和任命,告别妻子,前往纽约走马上任。

纽约人一听说华盛顿来了,一时间万人空巷,纷纷扶老携幼迎接这位大陆军总司令,并且派出一队当地民兵充当他的护卫队。

华盛顿的声誉之隆、人气之高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可惜,在几天后,这种盛况居然在别人身上再度上演——纽约人以同样的热情欢迎刚从英国旅行归来的总督,派出原来那队护卫华盛顿的民兵继续给总督当护卫队。

纽约人太不厚道了,拿着对华盛顿的待遇招待别人,好比刚给华盛顿吃过一顿大餐,然后给别人吃和华盛顿吃的一样的大餐,这让华盛顿内心很受伤,他只好带着手下从纽约离开。

由此可见,当时北美的人心很不稳定。

潘恩的《常识》发表后,越来越多的北美意识到应该跟英国政府一刀两断,特别是在英国采取高压政策打压北美殖民地后,北美对英国的最后一丝幻想彻底破灭了。

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,由托马斯·杰弗逊领导,制订了《独立宣言》。杰弗逊起草了《独立宣言》的绝大部分,本杰明·富兰克林和约翰·亚当斯帮忙修改。

(摘自《世界历史很有趣:袁腾飞讲美国史》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)